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86
19 Sept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〇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胡林斯基先生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捷克斯洛伐克)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巴顿先生

周南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比沙拉先生

弗雷纳先生

阿德耶米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麦克亨利先生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十二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 (S/12845)

主席：黎巴嫩、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邀请它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邀请黎巴嫩、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又收到科威特代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的来信如下：

“按照以往的惯例，我谨要求安全理事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目前就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所进行的审议。”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 S/12851 号文件印发。这项建议并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如果安理会核准这项建议，则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就会给予它与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获邀参加会议的会员国相同的参加权利。有没有任何成员国愿就这个建议发言？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一向的立场是：可以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一个发言的机会，而不是如同所建议的那样，给予它同会员国一样的参加权利。我们当然知道过去用过的程序。但我们认为过去用过的程序在今天提出是不适当的。

安理会成员国都很清楚我们过去采取这个立场的理由，我也不想再重复，但我请求你按照你所说的程序，将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问题交付表决。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成员国要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已准备就我们面前这个参加会议的请求问题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因此，这个建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首先，我要和前面的发言人一样，向阁下致敬，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也要谢谢你给予我参加安理会审议的权利，这是我被派到联合国以来的第一次。

以色列本来是不打算参加这个讨论的。但是昨天在这个会议厅内的一些言论对黎巴嫩南部的情况作了蓄意的歪曲，所以我们必须有所反应，澄清这件事。以色列极为关切地注意黎巴嫩目前的局势。我们的关切完全超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重大安全考虑以及因为一大部分黎巴嫩人口面临着真正的生存威胁。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的：

“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同整个黎巴嫩的巨大问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S / 12845，第59段）

鉴于这个事实，安全理事会六个月之前交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项分三个部分的广泛任务，目的是要恢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第425(1978)号决议）。这个任务不仅是要处理好联黎部队撤出后可能会再度裂开的伤口，而且是要帮助医治创伤，并制造条件，使得在联黎部队在任务期满后，和平与黎巴嫩独立仍会长期保持下去。为此目的，联黎部队的任务第一是要“证实以色列部队确已撤离”；第二是要“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三是要“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同上）

在同以色列防卫部队合作之下，联黎部队已成功地执行它的第一部分任务。以色列撤退完毕已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为联黎部队指挥官所证实并纪录在同一日的秘书长进度报告中。秘书长发言人在那一天说：

“今天，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以色列部队进行了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证实了撤军过程。格林威治平时十七时，所有以色列据点都已撤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指挥官厄斯金少将向秘书长证实以色列部队已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要求，完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部队撤出所有黎巴嫩领土并经联黎部队指挥官证实后，安全理事会交给联黎部队的第一部分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正如以色列代表三月份在这个会议厅中所说的，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只是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者，这些人掠夺了黎巴嫩在那个地方的主权，将那个地方变成野蛮攻击以色列平民的集结地点。我们本身的愿望同黎巴嫩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就是要见到黎巴嫩能充分管理黎巴嫩南部、行使它在那里的主权。从这些用意可知，以色列已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和426(1978)号决议方面尽了它的义务。不过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

“……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履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给临时部队的任务。……总之，恢复黎巴嫩在黎巴嫩南部的主权和统治的工作不过刚刚开始，甚至在临时部队全面控制的广大区域内，这项工作的进展也很缓慢。”（S / 12845，第 57 段）

以色列政府赞成这个评价并诚挚地认为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仅对黎巴嫩人民来说极为重要，而且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北方的边境地区一直被人用来对以色列及其人民进行武装袭击。大约十年前，当巴解组织被允许进入黎巴嫩南部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村庄开始受到了恐怖统治。单单在过去四年中，就发生了 1,662 次从黎巴嫩用大炮、卡秋莎火箭炮、迫击炮和其他恐怖主义袭击方式侵略以色列的行为，造成数以百计的以色列人死亡。决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这次会议是紧接着美国总统个人发动并亲自在戴维营主持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峰会议元满结束后举行的。

现在我们已经走在朝向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艰巨道路上，我们必须消除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确保将刚获得新动力的和平趋势得以维持下去。

因此我们特别难过地认为，当前某些武装分子滥用黎巴嫩领土的行动是蓄意破坏中东和平过程的企图。现在看来几乎有这样的情况：和平的努力愈成功，阿拉伯世界内外强烈反对这些努力的分子就变得越难平息、越要进行破坏和越不妥协。黎巴嫩的局势只是他们颠覆活动的一个表现，安理会当然有责任避免采取任何足以鼓励这些那末讨厌和平过程的分子的立场，避免表示任何可能产生鼓励作用的意见。一点鼓励也不能给予他们。黎巴嫩的危险局势绝不限于黎巴嫩南部，这个局势太容易受到利用，使我们大家不能走上和平的道路。黎巴嫩局势一定会被人利用来破坏中东建立和平的过程。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言行上都不应该支持这些企图。

我们并不需要这么间接地提到这些不妥协分子，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打算隐藏他们的恶毒用心。实际上，阿拉法特的付手，今年三月在特拉维夫——海法公路上凶残地袭击以色列公共汽车事件的策划人阿布·伊亚德在联黎部队成立不久接受瑞士报纸《指南日报》访问时，道出了充分执行联黎部队任务的真正障碍：

“我们已经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打过仗。如果联合国要来阻挡我们，我们也会同联合国打仗。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回到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

巴解组织与联黎部队冲突、杀死联黎部队的士兵以及继续不断地在联黎部队的防线后面渗透，都证实了这种说法不假，也对某些方面传出来并传到安理会的什么巴解组织非常可爱的印象，产生了一些疑问。

关于将黎巴嫩军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障碍，这里已说得很多了。就此而言，最明显的一点是，巴解组织的武装分子能够渗透回去，或被允许控制黎巴嫩军队仍然不能进入的黎巴嫩南部某些地区。大家都知道，黎巴嫩部队的一些分队甚至不敢通过蒂尔的海岸地区或联黎部队进驻地区中部受巴解组织控制的地方。

我在这里谈到的不仅是与北部流血杀戮的情景相较之下相当安静的黎巴嫩南部。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指出：

“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同整个黎巴嫩的巨大问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S/12845, 第59段)

因此，任何关于黎巴嫩的讨论的目的，必须是建立永久和平以及充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不仅是在南部，而且是在全国，包括贝鲁特本身。

以色列对于安理会昨天晚上通过的决议所采取的立场是基于三个主要的考虑。第一，正如联黎部队指挥官所证实的，以色列已完成了它在联黎部队执行第一部分任务期间的义务，将部队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向联黎部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实质的支援，使它能迅速进入黎巴嫩南部，帮它装置设备并给予通讯、补给和后勤方面的协助。秘书长的报告篇幅不够，没有提到这方面，使我十分遗憾。

第二，尽管以色列已完全撤出，外国部队仍然留驻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因而阻碍了联黎部队第二和第三部分任务的执行。所有观察员都很清楚，黎巴嫩政府需要重申其领土的统治问题并不限于黎巴嫩南部的某些边缘地带。只要黎巴嫩政府还是在外国的大炮和坦克的瞄准下工作，它的有效控制就受到了妨碍。至于巴解组织，它实际上仍然构成黎巴嫩的国中之国，它的武装恐怖主义者继续不断的出没，对黎巴嫩政府的统治以及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展望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联黎部队一让再让，使巴解组织得寸进尺，重新进入黎巴嫩南部，则联合国部队的任务就会失败。

第三——这恐怕是最紧急的考虑——黎巴嫩南部的村民有真正理由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危。鉴于他们自己以往的经验，鉴于目前在北部发生的事件，这些村民都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目前并没有办法保障他们的安全。由于那儿的村民害怕联合国离开之后，外国部队就会进入南部，因而促使他们依靠自力保护。目前防卫南部基督教区和希阿地区的黎巴嫩地方部队是他们唯一的保护力量，而这些地区是全黎巴嫩唯一还能维持黎巴嫩统治的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取代这些地方部队的其他可靠办法。

由于这些问题很复杂，某些方面又有决心破坏目前的和平努力的阴谋，而且联黎部队的任务的地理范围有限，还受政治上的局限，的确是很困难的。在最艰苦的情况下，这个部队作出了进展，南部地区相对的平静以及难民的返回家园都证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有些难民是为了躲避北部重新出现的恐怖。在这些情况下，我国政府要向联合国部队官兵的勇气和表现致敬，并向派出特遣队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最深切的感激。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士兵已经而且继续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忠于职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实际上有些人已献出他们的生命。以色列人民尊敬他们并为受伤者祈祷，希望他们早日康复。如果联黎部队元满完成任务，这些人的牺牲将不会白费，他们将对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寻求和平的使命作出不朽的贡献。

没有人会对苏联代表昨晚的发言感到惊奇，因为苏联的所作所为一向是要公开破坏目前的和平努力并使得整个地区不稳定。苏联按照它使中东不稳定的政策，在三月拒绝支持黎黎部队的建立，无疑是宁愿见到黎巴嫩继续在其恐怖主义门徒的掌握下受折磨。我使用这个名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者是由苏联直接或透过代理人供应甚至训练的，这已不是一个秘密。自从苏联船只今年一月被发现在西顿卸下供应巴解组织的武器和导弹后，苏联给予巴解组织的援助就通过叙利亚到达黎巴嫩。今天苏联有规模庞大的恐怖主义者“训练机构”。

自从去年十一月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以来，苏联向形成“抵制阵线”的国家大量供应武器，反映出苏联有更加凶恶的更大企图。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透露的数字，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正以大量最精良的苏制武器来扩充它们已经很庞大的军火库，这包括数千辆 T-62 型和 T-72 型坦克和数百架米格-23 型战斗机及苏科伊型战斗机、飞云地对地导弹发射器和科马级和奥萨级导弹艇。实际上，现在炮轰贝鲁特基督徒住区的火箭炮和坦克都是苏联制造的。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中东每次暴力行动的爆发，苏联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埃及总统纳塞尔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的辞职演说中所指出的：苏联的阴谋使埃及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之战。最近苏联-叙利亚的外交军事往来令人想起一九七五年以色列和埃及签订脱离接触协定后苏联企图使以色列北部边境增加紧张的情况。苏联一心要破坏和平过程，因此它的目标是要使包括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地区不稳定，就如它最近这些年来企图使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一样。只有在苏联认为是它的势力范围的地方，它才会用更直接的手段。在这方面，苏联看来是给它的盟国叙利亚上了区域扩张主义的一课。按照苏联的作法，叙利亚已利用维持区域和平的幌子来推动他们的恶毒目的。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有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令人心痛的纪录，这使它没有资格在这个论坛上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的声明。

主席：在发言人名单上，下一名是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近来很流行引用圣经，今天上午我也来引一段以赛亚预言作为我简短发言的开头：

“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么？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褻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为有罪。”

主席先生，我本来也不打算在这次辩论中发言。你在昨日亲自主持的优异的听取会和据我所知曾经进行的协商中所表现的宽宏大量，以及将决议极为迅速地交付表决，都使我国和我国代表团感到完全满意。我们也觉得秘书长的报告已把该说的全都说了。不过既然允许非安理会成员国在辩论中提一些意见，我也就不得不说几句话，首先我要谢谢你让我有这个发言机会，这固然是由于你我两国一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以及你对我们的遭遇的了解，但同时也由于你个人的宽大。

我说过，对于秘书长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并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意见。这份报告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结论，如果没有得到全体成员国的默许的话，也得到了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赞同。但是请让我提出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们要同安理会一样对联黎部队的出色表现深表感谢。在秘书长英明勇敢的指导下，以及在各位军官，特别是尔斯金将军的卓越指挥下，维护和平的兵士已对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团结、对国际法治，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意义。

黎巴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和平的理想甘愿远离家园、不顾生命危险的人所带来的希望信息。

我的第二点意见直接来自对维持和平部队的敬意。当在本会议厅通过第425（1978）和第426（1978）号决议时，我在辩论结束时说，黎巴嫩政府认为国际社会的这次反应是一项考验——我们全都认为这是一项考验——对联合国的考验，

也是对黎巴嫩政府的考验。我也表示了我们的希望：黎巴嫩人民应该能够证明，对黎巴嫩来说，独立并非徒是空言。

从那时起，黎巴嫩已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坦诚地向安理会承认我们还没有全力应付这次挑战。不过，我们急切要向安理会保证：我们既不期望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永远留驻，也绝不愿黎巴嫩永远成为一个“问题国家”，成为它自己以及世界的一个包袱。

第三点就是：假如黎巴嫩今日还是一个“问题国家”，这并不是它本身的过错。我们古老的土地——多少侵略者在那里留下了遍地疮痍，那里的人民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地在不断流血——一直就以坚忍、英勇、有复兴能力闻名于世。

但是，我们不要被空言蒙蔽。今天瓦尔德海姆先生说得一点不错的所谓“黎巴嫩悲剧”它的复杂性不是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让我借用秘书长报告（S/12845）第59段的话，

“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同整个黎巴嫩的巨大问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而它又是

“同中东问题息息相关的”。

不过，我认为不应以此作为漫不经心或失败的借口。正好相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项最真实的说明，它证实了在六个月以前向本安理会及后来向大会所说的话——那就是黎巴嫩无辜地被迫作重大牺牲，只是为了坚持和平的理想。

在中东仅有的一个不肯参战的国家，在生命和物质上受到的损害竟远超过所有当事方面在三次或四次中东战争所受损失的总和，这岂非咄咄怪事？又这样的一块自由与民主之地竟没有成为和平的“无人侵犯区”，反成为导致战争的“人人演武场”。人人都在这里对别人作战，人人都在这里革命，这岂非同样的怪诞不可思议？

更为怪诞的是，有些人竟将这个悲剧性的现实当作是一张通行证，要使今天所谓的“黎巴嫩战争”，或者说得好一些，“黎巴嫩问题”永远拖下去。

在此必须说得很清楚，不能有任何误解，即黎巴嫩是不可转让的；我们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实体。我们要在自由与和平的情况下生存的意志是如此坚强，我们拒绝经常被迫只能在两种都是自杀的毁灭性途径——爆炸或进侵——中作出选择。

昨天我们许多人见到和听到美国总统向国会两院讲话。我谨在此引用总统表明这种态度的话：

“我们必须全体合力终止在黎巴嫩的冲突和极度的苦难……〔我们必须〕设法寻求黎巴嫩问题的解决，这对于我们，也对于受害如此深重的黎巴嫩贫穷人民，都非常重要。”

讲到第四点，就是要呼吁安理会——我们一向尊重的机构——不要使黎巴嫩成为黎巴嫩问题范围以外的辩论和争执的对象。相反，黎巴嫩应得到保护，而对于黎巴嫩的和平问题及和平命运问题，也应以比某些发言所提的办法更为实际、稳妥和远为明智的方式加以解决。

我无意空谈，也不想对任何一位发言人进行答辩。但我要代表黎巴嫩政府在安理会这里声明，我们无意要联合国临时部队永远驻在我国边境或境内，我们觉得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全体都应设法使我们获国际承认的边界和国境得到实际的国际安全——如果不是更为安全的话，至少也要有可接受的安全程度，或不比战事更多的边界更为危险。

自从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火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签字以来，这种安排已有了法律基础。关于这点，我们要提醒安理会，原来向安理会提出并经安理会在第426(1978)号决议批准的秘书长报告(S/12611)说得很清楚，联黎部队的任务最后应当是恢复停火协定以及以黎混合停火委员会。而且，秘书

长在最近一次提交我们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个事实，即联黎部队最后应使以黎混合停火委员会恢复活动。如此安排可省去安理会许多空谈——容我说是无谓的空谈——空谈谁撤出了黎巴嫩，什么才算是从黎巴嫩撤走，以及为什么有可能在已撤出后仍然留在黎巴嫩。

关于这一点，我最后要说，这项协议应该很容易达成，因为黎巴嫩从未说过要成为所谓“对抗国家”，也从未表示过有这种兴趣。我真诚希望大家本着同样的精神，相信我这些话。

这样，我便要讲到第五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我们晓得秘书长说以下一段话的理由：

“除非中东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或至少朝着全面解决的方向有了重大进展，充分满意地通盘解决黎巴嫩问题是难以想象的。”（S/12845，第59段）

不过，我们也认为这一点要连同下列各种补充说明一起看——许多都是随便提起的，有时是用信号和符号表示的——它们一方面说到联黎部队撤出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说到黎巴嫩问题的“复杂性”，“心理上的气氛”，有必要使人们“改变不仅对彼此的看法，而且改变对外面世界的看法”以及“改变当前存在的怀疑、恐惧、暴力和甚至相信宿命论的程度”——不用说要强调“保护所有居民的权利和安全”的任务的重要性。

我们确信，从瓦尔德海姆先生的讲话中看出一个可能比他原意更为明显的警告——再说一遍，更为明显的警告——是不会有损他的政治才智的。我们认为，这个警告应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和集体都一样，因为如果黎巴嫩局势象六个月以前那样，看来不再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它还仍然构成对中东危机的公正解决的主要障碍，中东危机得不到公正解决，又会使世界处于战争的边缘。有一点看来可能是矛盾的，但的确是真实的：中东危机如不得到解决，黎巴嫩固然不能有和平，但如黎巴嫩不能获得和平，或甚至在它得到和平之前，则在中东也不能、也的确不会有和平，因为黎巴嫩的和平不能、不应、而且我希望的确不需要等

到中东有了全面和平之后才能够实现，尽管我们全都希望获得这种和平。

在六个月以前，黎巴嫩向安理会和全世界沉痛地喊出：让我国人民活下去。我们当时以为全世界象安理会那样，都已经作出反应。但是从那时起，我国一部分人民每日都在死亡，日甚一日，一月比一月多。的确可能有许多人会以为，如果黎巴嫩死了，事情要易办得多，甚至还会有人以为这是可能的。我们今日在此聚会就是要证明不是这样。安理会新决议确应有这种意义，这是一项守信行为，是富于希望的新生。

黎巴嫩遭遇到过分多的死亡和摧残、人类的苦难和流血，被破坏的不仅是生命和城市，还包括社会和国体的基本组织。因此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黎巴嫩吧！不是靠对权利和责任作口舌之争，也不是靠伪善者对生命与死亡的解释，而是让黎巴嫩重新团结起来，重新唤起爱国的情操，重新取得完整的主权和独立，以及靠自己的力量自由地、充分地贯彻执行本国际组织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们大家都知道，维持和平任务——过去、目前和将来的一切形式的维持和平任务——既有危险，也很光荣。

再次回到秘书长的意见和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事实，我们觉得有理由说，使黎巴嫩，特别是黎巴嫩南部获得和平，政治工作多于军事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先前说的黎巴嫩的危机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因此，如此独特的“和平军”的任务应当是促进更为全面的维持和平努力。这种努力可能就是秘书长在他的一九七八年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所暗示的，他在报告中很清楚地讲：

“维持和平部队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装，而在于和平地、有纪律地处理事情的态度，以及背后的协商一致的政治意见。使用武力是维持和平部队的最后行动，是下策。谈判和说服必需是达到使命主要的方法。但是，如果这种办法起不了什么作用，则安全理事会很可能要考虑根据《宪章》还可以采取其他什么途径。”（A/33/1，第13页）

黎巴嫩政府在九月五日给安理会的信中，曾请求重新规定联黎部队的任务，以保证第425(1978)和426(1978)号决议中所规定的目标能完全实现。

我们的请求并不超过秘书长本人所说的。对于我在信中和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事实和对于促请安理会注意的事实，我都不想作无谓的辩论。不过我想说以下几句话。安理会的想法很好，即在联黎部队第二次任期当中规定一个日期来评价局势和研究应进一步采取哪些步骤。

在两个月甚或在四个月内，不可能有许多成就，但是除了可以寻求新的想法和行动以外，肯定可以做许多事情，以鼓励我们大家继续支持联黎部队，或作出我们的政治努力，或两者同时进行。

在表示我国政府感谢安理会作出决议之际，请让我说，积极提出这个决议，比我们有理由要求的谴责，给与我们更大的鼓励。以色列妨碍充分实施以往各项决议的责任是如此昭然若揭，实在无需再加强调。

因此，让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会产生信心——对国际法治的信心、对联合国的信心、对联合国部队为全人类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效力，及对它保护——独力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权力的能力的信心。

主席：谢谢黎巴嫩代表就黎巴嫩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关系对我国说的客气话。我也感谢他对我个人的夸奖。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和友好的捷克人民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深信你担任这个职务将会领导这个重要的国际机关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事业取得有意义的审议结果。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也知道，是谁制造了障碍，阻止联黎部队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执行任务。即使安全理事会慎重其词，也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以色列只是假装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而它对破坏该决议的充分执行却是毫不犹予，因为尽管该决议要求以色列部队全面无条件撤离黎巴嫩，但以色列却将它所控制的一些据点交给那些早已被黎巴嫩政府痛斥的不正规的非法民兵。

因此，以色列使原已充满紧张和危险的局势更形恶化。由于以色列顽固不妥协，许多人的生命，包括联黎部队人员的生命，都已牺牲，或面临严重的危险。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与它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开始存在于中东以来所采取的姿态，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的侵略行径，它践踏其他人民的权利的一贯记录，都只不过是它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一种表现。我们与国际社会共同希望以色列有一天会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因为这种思想不仅毒害阿拉伯地区，还毒害了巴勒斯坦境内的以色列人的道德精神。犹太复国主义已将世界上部分犹太人变成新的纳粹分子。圣经以及其他圣书所宣扬的希望之乡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人人都可以有的，特别是受压迫的人；但是纳粹犹太复国主义把这个理想变为一种仇恨的工具，它使这个理想变为传播沙文主义和纳粹优越论的神话，使它变为只有压迫者才利用的一个概念。

聆听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们全体都亲眼目睹了一次公然歪曲事实的优异表演。他自己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的政府仍然占据我国的一部分，而他却称叙利亚为扩张主义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以色列代表竟抱怨叙利亚为了防范以色列无止境的侵略而求取足够的军火。当以色列代表要指出别人有多少军备时，他必须尊重这个国际机关，首先要记住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已经变为一个真正的杀人军火储藏库，可能还有核武器在内。

关于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任务，我们是应黎巴嫩合法政府的请求去那里的。我们正竭尽所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们的国家任务和人道主义任务。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实体声称它在黎巴嫩也有人道主义的目的，这真是可笑，而且是无耻的虚伪。我们都知道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怎样对待——或不如说虐待——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我们相信，尽管中东存在着全面的冲突，但是黎巴嫩南部的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首次干予其事，并且清楚地用白纸黑字表明，侵略国以色列必须撤离这个拥有主权的、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

因此，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维持和平与安全责任，保证黎巴嫩政府能够对它自己的主权领土行使充分的合法权力。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向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同志，在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审议一件不仅影响到黎巴嫩人民的地位和生命，而且会影响整个中东局势的重大事件的时候，我能在此发言，真是感到荣幸。

我们不是因为想要留在黎巴嫩而留在黎巴嫩的：我们留在黎巴嫩是因为我们在刺刀尖下被逐离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的目标是回返我们的家园。我们完全支持在一些街道上撑出来的标语：“巴勒斯坦人，回去”。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正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现在，只谈一谈秘书长的报告（S/12845）。首先我要指出，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有勇气，也有胆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把报告写的一丝不苟。秘书长及他的工作人员已清楚地写明：

“以色列国防军”——

可笑的是，他们侵略黎巴嫩时还自称国防军——

“将边境地区的控制交给事实上的武装集团。”—

在这里我宁愿见到用“未经认可的武装人员”一词来代替“事实上的武装集团”—

“而不交给联黎部队，这继续使联黎部队无法作全面部署，也无法恢复黎巴嫩政府在整个行动地区的权力。”（S/12845，第61段）。

好了，光这一点就应该使安理会有足够的理由考虑采取更多的行动，而不是只把联黎部队的部署期限再延长四个月，或三个月或六个月——这是《联合国宪章》保证要采取的行动。对于那些靠联合国立国的所谓国家，安全理事会应该怎样做呢？补救之道就在宪章之中：有一条叫做制裁。我们不能容许那些种族主义者侵略邻国而逍遥法外。

让我坦白地说：美国草拟了第一个决议，但是我想通过你，阁下，告诉美国代表，美国的责任不是提出一个文件就算了事，它的责任是要设法使该文件的内容得到执行。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继续向以色列供应杀人的武器——子母炸弹、数十亿美元的军火——用来杀戮更多的人民。在这期间，也就是在联黎部队到达了行动地区的期间，种族主义部队攻打了黎巴嫩，我们也曾就以色列飞机的另一次侵袭事件向秘书长致送了一封信。它们都是由以色列人驾驶的美国飞机；也许其中还有美国人在内；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而这些飞机还继续进行着它们破坏和屠杀的任务。

当然，我们并不惊讶。不仅因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者是有心犯罪的，并且该集团的首脑正是那个最恶名昭彰的罪犯——贝京。这个人曾经并且仍以他所著的《反叛》一书自傲，这本书是关于德尔亚辛屠杀事件的。但是，很自然地，全世界都似乎忘记了这回事。在白宫的那一个晚上，他们演出了一场了不起的表演，由梅纳希姆·贝京主演，午台监督是吉米·卡特，还有其他一些别的参加演出的人。这出戏不能消灭我们对三十年前屠杀我们的妇女儿童的那个罪犯的印象。

在报告中我们没有看到有一处提到与人有关的问题，即关于在侵略前定居于黎巴嫩南部的人返回家园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都无法回到他们的家园。这并不奇怪。一九六七年六月，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阿拉伯人，结果安理会在同月通过了第237(1967)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安理会曾促请以色列政府：

“确保军事行动地区居民之平安、福利与安全，并便利自战斗行为发生以来逃离此等区域之居民返回故居”。

安理会知道的很清楚，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这些居民就一直无法返回故居。

更不幸的是，我们在昨天出现的一个文件，这个在戴维营议定的文件称做“中东和平的纲要”，在这个文件中，我们注意到他们是怎样看待被逐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返回故居的问题的。他们说，一个由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将在占领部队的刺刀下设立的所谓自治当局组成的委员会，将会决定收容一九六七年离开西岸和加沙的人的方式。但是文件中还有一些更危险的东西，那就是可以采取措防止扰乱和破坏秩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违反和完全不顾第237(1967)号决议。我们诚恳地希望，住在行动地区内的兄弟们，包括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都将立刻获准返回他们的家园。

在这里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财政问题。秘书长对此表示关心是有理由的。财政问题的确存在。为什么国际社会要背起这个包袱？应该由被判有罪的罪犯来偿还他的罪行。如果不只是要罪犯来偿还——如果这个罪犯很穷的话——那么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从犯也应该有责任承担这些费用。让我说明白一点：承担费用的不应该是国际社会，而应该是美国政府。

我很满意我的同事黎巴嫩代表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期获延长四个月感到满意。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只顾延长联黎部队的任期而不管达不达到目标。目标应该是以色列确实而有效地撤离黎巴嫩领土——而不是换一个方式留在那里——使黎巴嫩可以对自己的领土行使管辖权和主权。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好话。

苏联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但由于有一位发言人讲了些离题的话，因此我也要简单说一下。

很不幸，以色列驻联合国的新代表又搬出那套陈腔滥调，肆意歪曲苏联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原则对于他所提到的其他地区，他也一样进行歪曲诬蔑。其实，如果以色列肯实行同苏联一样或至少相差不远的政策，我相信中东早已和平了，而且是一种持久的、有利于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和平。

我们可以向以色列代表提出许多质问，但我只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是谁霸占了阿拉伯领土，是谁到如今还赖在西奈领土和戈兰高地不走？是谁把爱好和平、聪慧勤劳的巴勒斯坦人民赶离家园，使他们无家可归，多年来因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而受苦受难？是谁入侵黎巴嫩，使这个国家和人民遭受新的痛苦和损失？

以色列代表在谈到人道主义目标的时候曾表示不胜惋惜。这好比罍鱼一面吞食被捕的动物一面流泪一样。我们还可以提出别的问题，但我想以色列代表是不可能作出满意的答复的。

我们建议以色列代表不应忽视以下各点。苏联不谋求势力范围，不霸占什么东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包括以色列代表在内。苏联不在中东也不在以色列代表提到的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这些东西。在座各位也都知道，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确保以色列本身安全的途径和办法。以色列代表是无法躲避得了的。他企图使全面解决复杂化，用意非常明显，他是要毒害中东地区的气氛，使全面解决无法达成。但我深信他这种政策是不会成功的。中东地区迟早要达成一项既符合持久和平的利益又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全面解决办法，而我们对这方面的建议是谁都知道的。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也是众所周知。这些援助只有唯一一个目标，就是帮助这些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是任何谎言都歪曲不了的事实，即使这些谎言是由以色列新的驻联合国代表讲出来的。

主席： 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 不出所料，中东和平的反对分子今天在这里施展出浑身解数，加紧制造口舌之争，目的是破坏创造和平的精神。 以色列不会上当，不跟他们作无谓的辩论。

苏联代表因为苏联的虚伪面目受到揭露而恼羞成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现在总应该知道，不管苏联在安理会怎样仗势凌人、恶言相骂，都是恫吓不了以色列人民的。

至于叙利亚，它的意图十个明显，从官方言论看来，它的想头甚至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要大。 不管是谁，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事实，都会晓得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受到威胁不是几个月前才开始的，而且威胁不是来自黎巴嫩南部。 对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的威胁一向来自同一个方向。 用叙利亚新闻部长艾哈迈德·伊斯凯达的话来说，“黎巴嫩注定要同叙利亚联合，这是逃不掉的。” 叙利亚总统自己告诉《安瓦尔报》说：“叙利亚和黎巴嫩是一个国家”。

在阿拉伯国家威慑部队的幌子下，3万名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进驻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正在逐步执行叙利亚历史久远的“大叙利亚”图谋。 为了执行这项到最后要吞并以色列和约旦的图谋，叙利亚便决心破坏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和平过程，它甚至公开声明要这样做。 阿萨德总统本人既然说出“叙利亚和约旦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园、一支军队”，“巴勒斯坦是叙利亚南部这样的话”，那么，叙利亚对中东真正的和平解决显然是毫无兴趣的了。 除非叙利亚当前的领导人放弃这种过时的扩张主义观点，除非他们同意参加在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各方均拥有安全和公认的边界的基础上谋求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我们便别无选择，只有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活动，表示最大的怀疑，不得不把这些活动看成是对我们本身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座的人没有不对叙利亚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北部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感到

痛恨的，不管他们的资料来自那一方面，用什么语文写成。

《新闻周刊》杂志最近报导说，叙利亚对贝鲁特基督徒区大举进攻，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多半是平民。这是内战在两年前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事。

《新闻周刊》记者雷蒙德·卡罗尔报导说：“叙利亚人在星期三晚向基督徒区发射了大约1,200枚炮弹。第二天早上我冒险到其中一区——阿什拉菲耶区——去看，很快就看出这是一次没有目标的狂轰滥炸。公寓楼房直接被侧面打来的火箭炮打出一个个大洞。医院的通路排列着受伤人的病床，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身体强壮，能当民兵的看起来不多。”

一向很少提出抗议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这样说：

“它强烈抗议对人口稠密的市区使用造成平民大量死亡的武器”代表美国各地75个组织250万黎巴嫩人的美籍黎人联盟最近写信给卡特总统说：

“总统先生，我们强烈抗议叙利亚军队野蛮杀害无辜的、手无寸铁的黎巴嫩平民，上星期在贝卡谷大批青年被杀害。现时贝鲁特人口稠密的住宅区又被无端滥炸，一再清楚说明不应再把叙利亚军队视为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不管阿萨德总统起初的意图是什么，他正在以最野蛮的手段，有计划地消灭黎巴嫩基督教徒社区。我们认为，把一切所谓的叙利亚维持和平部队和武装巴勒斯坦人赶出黎巴嫩，黎巴嫩才能恢复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目前，应当由联合国负起更大的维持和平任务，直到成立新的黎巴嫩军队为止。”

安理会应当知道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严重行动和意图，既然知道，就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主席：叙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实在不想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也不想耽误这个重要的国际机关的时间，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迫使我不得不讲

几句话。

以色列代表竟然这样关心起防止黎巴嫩的流血事件来这真是怪事。在其他情况下，例如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入侵并占领黎巴嫩的时候，又如他们占领了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时候——它仍然占领了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领土，却不见他表示同样的关心！

我们都在寻求中东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我们并没有改变这种立场。以色列一切的指控和歪曲都不能使叙利亚改变它赞成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

黎巴嫩经历了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黎巴嫩解决这个问题。叙利亚正在尽自己一份力量。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努力符合黎巴嫩人民和整个和平事业的最高利益。

主席：安理会已结束了现阶段对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